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六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方域二

論形勢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恐沛公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内諸侯軍高紀

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遥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遥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高紀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項羽傳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傳

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高五王傳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酈食其傳

梁為大國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曰十餘城多大縣文三王傳

濟北之地東接强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鄒陽傳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灌夫傳

齊東都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蕭眞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内呑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蔕芥司馬相如傳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一嚴助傳

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上

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止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東方朔傳

宮正史無者不載後倣此

長樂宮高祖五年治長樂宮三輔黄圖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周回二十里前殿東西二十九丈兩楗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時帝遷都長安未有宮室先修秦舊宮以居之也

未央宫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宫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云云

雒陽南宫高祖置酒雒陽南宫

沛宫高祖十二年過沛置酒沛宫

北宫在未央宫之北見霍光及張后傳

建章宫太初元年二月起

甘泉宫吾丘壽王傳薦寶鼎於甘泉宫

林光宫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秦離宫名見郊祀志

離宫叔孫通傳惠帝常出游離宫

明光宫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宫在城西

長楊宫成帝元延二年幸長楊宫師古曰在盩厔

五柞宫武帝行幸盩厔五柞宫燕王傳作五柞

萯陽宫宣帝甘露二年行幸萯陽宫本紀注云左馮翊秦文王所起萯音倍按東方朔傳作倍陽宫

池陽宫甘露三年上自甘泉宿池陽宫

章臺宫江都易王傳

宣曲宮司馬相如子虛賦注云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棠梨宮同上

宜春宮相如奏宜春宮賦

鼎胡宮揚雄傳黄圖以為在藍田

蘭池宮楊僕傳注云在渭城

儲元宮馮昭傳儀黄圖云在上林苑

雲陽宮同上

昭臺宮霍后傳

長壽宮元后傳

長門宮東方朔傳又傳皇后傳

鉤弋宮趙倢伃傳

長信宮東方朔傳會朝長信宮

永信宮哀帝祖母定陶恭皇太后稱永信宮

中安宮哀帝母恭皇后稱中安宮

東宮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中宮哀紀食邑中宮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長定宮 淳于長傳又許后傳

桂宮 成帝紀太子初居桂宮

三雍宮 河間獻王獻雅樂對三雍宮

棫陽宮 郊祀志幸雍棫陽宮

竹宮 禮樂志自竹宮而望拜

步壽宮 宣帝起步壽宮見郊祀志

平陽宮 成帝時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見郊祀志

德陽宮 景帝廟號德陽諱不言廟

交門宮 太始四年上幸交門宮

萬載宮 燕刺王傳

黄山宮 東方朔傳西至黄山注云宮名

首山宮 元封六年作首山宮

思子宮 戾太子傳

犬臺宮 江充召見犬臺宮

回中宮 匈奴傳回中地名在安定其中有宮

蒲陶宮 匈奴傳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陶宮

龍淵宮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冠名孟康曰在西平渭水可用淬刀劍師古曰孟說是

宣防宮溝洫志塞瓠子築宮其上曰宣防　壽宮郊祀志武帝置壽宮北宮以禮神君

萬歲宮宣紀神爵元年幸萬歲宮

殿

承明殿在未央宮中成帝鴻嘉二年有雉飛集於承明殿

長樂臨華殿永始四年灾　紫殿成帝永始四年幸甘泉郊泰畤降集紫殿

甘泉前殿郊祀志　鳳凰殿宣帝作鳳凰殿以表嘉瑞見郊祀志

武臺殿 李陵名見未央宮武臺殿　白虎殿 杜欽對策白虎殿

顯陽殿 廣陵王傳　椒房殿 上官桀傳在未央宮皇后所居

溫室殿 京房傳公卿朝臣會議溫室注殿名　高門殿 上

麒麟殿 上　玉堂殿 上

金華殿 同上又見翼奉傳　曲臺殿 翼奉傳

溫明殿 上　駁娑殿 揚雄傳殿名也

丙殿 元后傳　飛羽殿 元后傳

便殿 武帝高便殿災　宴闥殿

鴻寧殿傅太后所居也見五行志

殿前霍光傳師古曰古者宮室高大通呼為殿非止天子宮中

室

宣室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王嘉何武名見宣室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

溫室京房傳

凌室惠帝四年未央宮凌室災凌室藏氷之所

織室惠帝四年織室災注織室織造繒帛處

作室成紀太子入作室門

非常室五行志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非常室中

長樂鍾室韓信傳

暴室

畫室霍光傳止畫室不入

請室爰盎傳

飾室元后傳

玉堂揚雄傳上玉堂又郊祀志建章宮南有玉堂　瑶堂禮樂志眺瑶堂

承明之廬嚴助傳注在右渠閣　殿廬金日磾傳少疾卧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

館

長安飛廉館孝武紀元封二年　上林㡇氏館郊祀志

長楊射熊館元帝永光五年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又見揚雄傳師古曰在盩厔縣其中有

長楊射熊館　長安飛廉桂館郊祀志

甘泉益壽延壽館上　上林平樂館武帝紀

雲林館霍后傳　陽禄柘館班倢仔賦二館名也

爾館元后傳　東館同上

上林涿沐館同上　長平館元后傳師古曰在長平坂

甲館畫堂元后傳　白鶴館孝武園白鶴館見龔奉傳

鴻臚客館張湯傳

闕

東闕北闕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鳳闕高二十餘丈見郊祀志

建章闕戾太子傳　長樂宮東闕宣紀五鳳三年鸞鳳集於長樂宮東闕

臺觀

叢臺高后元年趙王宮叢臺災本紀云本六國時趙王故臺連聚非一故名叢臺

露臺文帝欲作露臺本贊

柏梁臺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以香柏為之見本紀下同

甘泉通天臺元封二年作

屬玉觀宣紀甘露三年注云屬玉水鳥似鵁鶄

漸臺同上又揚雄傳注云漸臺在泰液池中

神明臺同上

昆明東觀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武臺李陵名見武臺

石闕

封巒

鳷鵲

露寒司馬相如子虛賦四觀在甘泉中

龍臺司馬相如子虛賦注云龍臺觀名

細柳觀同上

顥天臺上

歸來望思臺上

曲臺翼奉傳　　平樂觀西域傳

河南成皐靈臺高祖薄姬傳　　上蘭觀元后傳師古曰在上林中又見揚雄傳晉灼注同

甲觀畫堂成帝紀生於甲觀畫堂　　陽雲臺子虛賦

蘭臺掌圖籍之所　　郎臺東方朔傳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

樓閣

宣室閣甘露三年未央宫宣室閣火宣紀　　石渠閣在未央宫北以藏秘書見施讎傳

天禄閣揚雄傳　　麒麟閣蘇武傳圖功臣於麒麟閣

井幹樓郊祀志立井幹樓高五十丈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

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斡接疊而百層即謂此樓也

龍樓門元帝嘗急名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注雲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蜚廉之為名也

苑囿

上林苑武帝作上林苑見東方朔傳

中牟苑宣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本紀注云在滎陽

樂游苑宣帝神爵二年起樂游苑本紀云在杜陵西北曲池之北

水衡禁囿元帝初元二年與貧民

博望苑武帝為太子作博望苑令受賓客成帝建始二年罷

黃山苑霍雲張圍獵黃山苑中霍光傳

梁東苑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本傳

宜春下苑元紀

邊羣六牧師苑百官表師古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邊養馬三十萬頭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平帝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為安民縣師古曰中山之安定也

池籞

武帝元狩三年將討昆明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乃大修昆明池也

少府佽飛外池 元紀假與貧民 嚴籞池田 同上

太液池 郊祀志揚雄傳作泰液 上林十池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上林十池監

牛首池 司馬相如傳濯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 安池 霍光傳安池監賞

道路

復道 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耦語高紀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

輦道 霍光傳召内樂人輦道牟首如淳曰輦道閣道也

馳道 成紀曰大子不敢絶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也

諸門 附城門

未央宮司馬門成紀永和四年災　東司馬門東方朔傳

北司馬門五行志　殿東門上

未央宮掖門高后紀注云門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北掖門楊敞傳

壁門建章宮南有壁門見郊祀志　高門未央宮中有高門汲黯傳

端門燕剌王傳又周勃傳師古曰殿正門也　龍樓門成紀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蜚廉之為名也

黄門元紀　作室門成紀

尚方掖門成紀注云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　金馬門公孫弘王褒傳詔金馬門

長秋門未央宮殿長秋門見戾太子傳　東交門東方朔傳

堯母門　鈎弋趙倢伃傳　小苑東門　蕭望之補小苑東門候

上林延壽門　孝平王后傳　上東門　賈誼傳雒陽上東門師古曰東面最北門

十二城門　百官表有十二城門候臣天麟按三輔黄圖云都城十二門東出第一門曰霸城門第二曰清明門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曰安門第二曰西安門又曰便門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第二曰直城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東頭第一門曰高門西頭第一門曰横門

春王城門　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舊名宣平門翟方進傳

横城門　北面西頭第一門見成紀建始三年　覆盆城門　劉屈氂傳一名杜門

便門　長安城南頭第一門薛廣德傳　雍門　趙倢伃傳注云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

章城門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門牡自亡 直城門成紀注云西出南頭第二門

譙門陳勝傳師古曰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譙為麗譙

鋪首哀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師古曰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

官寺

官寺元紀敗壞官寺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呼為寺又何並傳注云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風俗通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

西漢會要卷六十五

西漢會要卷六十六

宋 徐天麟 撰

方域三

宮苑雜録

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

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毋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宫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後廼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宫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

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説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隴以

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至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棃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
苑大虎狼之虛又壊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懐土而
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經而營之垣而囿之
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
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諸侯畔靈
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
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

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東方朔傳

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郊祀志

元封二年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

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郊祀志下

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越人勇之言於武帝曰粤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樓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

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郊祀志

元帝延翼奉問以得失奉以為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

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翼奉傳

初元元年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紀

五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

成帝建始元年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二十五所

元延二年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

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木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雀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

周衰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營禦所崇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揚雄傳上

省中 昭紀長公主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

掖庭武帝改永巷為掖庭

文石之陛赤墀之塗梅福傳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塗泥殿上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座正坐也猶言法宮法駕也

内中武紀甘泉宮内中師古曰謂後庭之室也

行内孔光傳供養行内師古曰行内行在所之内猶言禁中也

行在所武紀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故言行在所耳

公車東方朔傳公車上書者所詣

赤墀青瑣元后傳孟康曰青瑣以青畫户邊鏤中天子制也

青蒲 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見史丹傳

罘罳 文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

珍臺閒館旋題玉英 甘泉賦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節

闌入 成紀闌入尚方掖門應劭曰無符籍妄入宮曰闌

街市

長安四市 百官表馮翊屬官有長安四市長丞

長安西市 惠帝六年起長安西市見本紀黄圖云長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

東市 晁錯傳朝服斬東市

柳市 萬章居城西柳市本傳

章臺街 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野塗

相經歷里端直甍宇齊平

槀街 陳湯傳蠻夷邸在槀街

華陽街 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

鄉里

大率十里一亭一鄉縣大縣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

曠鄉亭亦如之凡縣道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百官表

中陽里高祖居豐中陽里漢舊儀云中陽里名　尚冠里宣帝在民間時居尚冠里本紀

長安戚里萬石君石奮家長安戚里　陵里萬石君傳

關

關中關中謂咸陽秦所都也東函谷關南嶢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故咸陽曰關中

沛公初入關武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可急使守函谷關紀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本紀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志
弘農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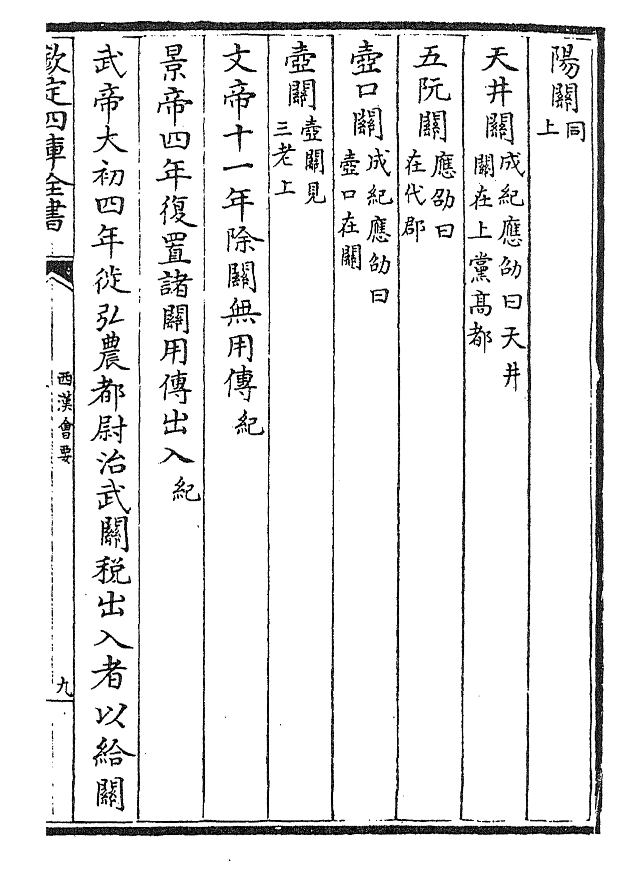
武關高紀應劭曰秦南關也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

嶢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散關

蕭關李廣傳匈奴大入蕭關如淳曰孔安定朝那縣

玉關西域傳云在燉煌西界



陽關 同上

天井關 成紀應劭曰天井關在上黨高都

五阮關 應劭曰在代郡

壺口關 成紀應劭曰壺口在關

壺關 壺關見三老上

文帝十一年除關無用傳 紀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紀

武帝太初四年從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

吏卒食紀

霍光曰函谷京師之固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魏相傳

城塞

漢二年繕治河上塞高紀又鄧通傳注云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也

六年令天下縣邑城紀

惠帝元年正月城長安紀

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紀

五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户爵一級

文帝時晁錯請募民徙塞曰以為便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為中周虎落本傳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蔽之也

武帝元朔三年城朔方城

大初元年築塞外受降城紀

三年遣光祿徐勳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

驪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徙築遼東玄菟城紀

傳置

乘傳高紀五年田横乘傳詣洛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傳䭾一乘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以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

傳置文紀二年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吏記正義曰樂産云傳置一也謂乘傳者以傳受君命乘置者以置馬取用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廣雅云置驛也

傳馬昭紀元鳳二年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

傳車郊祀志與方士傳車

一封軺傳平紀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一乘傳郊祀志陳寶祠每見雍太祝以大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

四乘傳 司馬相如諭蜀使者馳四乘之傳見本傳

四馬傳 韓延壽傳

六乘傳 文紀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師古曰傳車六乘出

七乘傳 昌邑王傳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馳傳 陳平傳平乘馳傳載周勃代樊噲將

軺傳 申公傳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疾置 劉屈氂傳

騎置 李陵傳因騎置以聞

驛騎 趙充國傳

廐置 田儋傳尸鄉廐置

置亭 馮奉世傳

傳舍 酈食其傳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也 傳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

縣次傳 汲黯傳匈奴叛其主降除以縣次傳之

假軺傳 梅福求假軺傳詣行在所

亭障

高祖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制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亭留宿食之所高紀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百官表

武帝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史記大事記按是時唐蒙通西夷南治夜郎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内郡焉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

太守以下食貨志

武帝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津往往起亭西域傳

武帝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西域傳元封六年事

武帝軍旅數起女子乘亭障賈捐之傳

大初三年匈奴入定襄雲中壞光禄諸亭障紀

狄山乘一障張湯傳居一障間師古曰鄣為要險之處别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也

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奏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

田及公田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敗壞者以前部士入山伐木六萬餘枝在水次臣願罷兵屯田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傳

郵亭鄉官黄霸傳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司馬相如傳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元帝時羌虜燔燒置亭

平帝置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紀

斥候

西邊北邊之郡斥候望烽燧不得卧賈誼傳

趙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傳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揚雄解嘲

邸

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按郡國皆有邸所以通奏報待朝宿也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臚表

武帝封禪詔諸侯治邸泰山下郊祀志

蠻夷邸元紀師古曰若今鴻臚客館黄圖云蠻夷邸在城外稾街

西漢會要卷六十六

西漢會要卷六十七

宋 徐天麟 撰

方域四

黃河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

之輒復壊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

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上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於是卒塞瓠子築宫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埶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

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

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埶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

雖高增堤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埶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

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濶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大司農名調均錢穀河非調也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㮴徙民

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説大將軍王鳳以為前

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埶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者

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

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埶平夷旱則淤絶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絶今

潰溢橫流漂没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先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

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窴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為汙澤使秋水多得以有所

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

漂没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内黄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内亦

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内北至黎陽觀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决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

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

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

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

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全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名能治河者以百數但崇空語無施行者溝洫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黄騁三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

宋　徐天麟　撰

蕃夷上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别散分離尚矣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

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大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東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羸弱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迺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黄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

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

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令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匈奴遠處絶漢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

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遣丞相灌嬰將軍擊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
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黄金飾具帶一黄金犀毗一
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
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
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説
傅翁主説不欲行漢彊使之説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
行説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

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産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宫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内月餘漢逐出塞即還匈奴日以驕歳入邊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

單于亦使當户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邊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

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入漢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鴈門尉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以恢本建

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絶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

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稺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數月死伊稺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秋又入鴈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

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右賢王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利降匈奴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

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

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漢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年春漢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

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稺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

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垂於漢北闕下令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

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絶胡與羌通之路又西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烏維單于立十歳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歳元封六年也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匈奴生得浞野侯軍遂没於匈奴兒單于立三歳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

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説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掠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

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脱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脱歸漢

者四百人單于匵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

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

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匃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貳師將軍出塞匃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匃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

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懐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闗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

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駡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後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

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冦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匈奴繇是恐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

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鋭士選郡國吏三百名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

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敺畜産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貟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

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贏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蓄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蓄產凍死還者不能什

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産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握衍朐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

漢獻見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
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時單于已立二歲暴
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
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
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
狦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
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自殺左
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

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竒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奥鞬王為烏藉都尉

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户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犂當户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竒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

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闟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畧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嗕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左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

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遫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

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

秋嘗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黄金璽盭綬玉具劒佩刀弓一張矢四

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

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

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脱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禄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

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

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槖駝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黄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

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
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
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對奏天子有
詔勿議罷邊塞事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
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
陶莫皋立為復株絫若鞮單于復株纍若鞮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
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河平四年正月遂入

朝加賜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絫單于立十歲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

五閼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
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
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求
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書
奏天子悟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
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

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他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况送單于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

帝幼太皇太后稱制王莽秉政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

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

知莽大説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匈奴傳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六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蕃夷中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巂昆明編

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粤東粤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

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

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
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
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卭筰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
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
四郡通西南夷道戴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餧離
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
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
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可

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問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

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粤反上使馳義侯因揵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揵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粤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衞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粤

破後及漢誅且蘭卭君并殺筰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卭都為粵嶲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

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
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
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
犍為犇命萬餘人擊牂牁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
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
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
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
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産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

波卒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閒歲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

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
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
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絶其王侯勿
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
牙早斷絶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
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及至牂柯諭告
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
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名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

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阸為壘立使奇兵絶其饟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絶

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南粤

南粤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粤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粤王高后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

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粤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粤上召賈為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

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遜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冦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粤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

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屏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

義守職約為與兵遣兩將軍往討閩粤兵未踰嶺閩粤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粤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粤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粤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

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摎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摎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内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
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
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
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
丞相吕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
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
重資為入朝具相吕嘉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迺陰
謀作亂天子遣千秋與太后弟摎樂將兵二千人往入

粤境吕嘉迺遂反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
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粤妻子術陽侯建德
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粤直開道給
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粤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
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
子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
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
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横浦故歸義粤侯二人為

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

相拒樓船力攻燒敵反敺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粵郎都尉稽得嘉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閩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揺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

畔秦無諸摇率粤歸番陽令吳芮所為番君者也從諸
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
籍無諸摇帥粤人佐漢漢五年復位無諸為閩粤王王
閩中故地都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粤功曰閩君摇功
多其民便附迺立摇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
后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粤閩粤未肯行獨
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募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吳王子駒亡走閩粤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粤擊東甌

建元三年閩粤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粤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漢兵未至閩粤引兵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廼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粤擊南粤南粤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粤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

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乃使中郎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

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粤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粤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吕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隂使南粤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粤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呑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

侯齒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
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上遣横海將軍韓説出句章浮
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領
粤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
東粤自兵未往故粤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
不聽及横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粤軍於漢陽
及故粤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
横海將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户封敖為開陵侯封陽

為卯石侯於是天子曰東粤陿多阻閩粤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粤地遂虚

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

王險會孝惠高后初定天下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

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

子曰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并兵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

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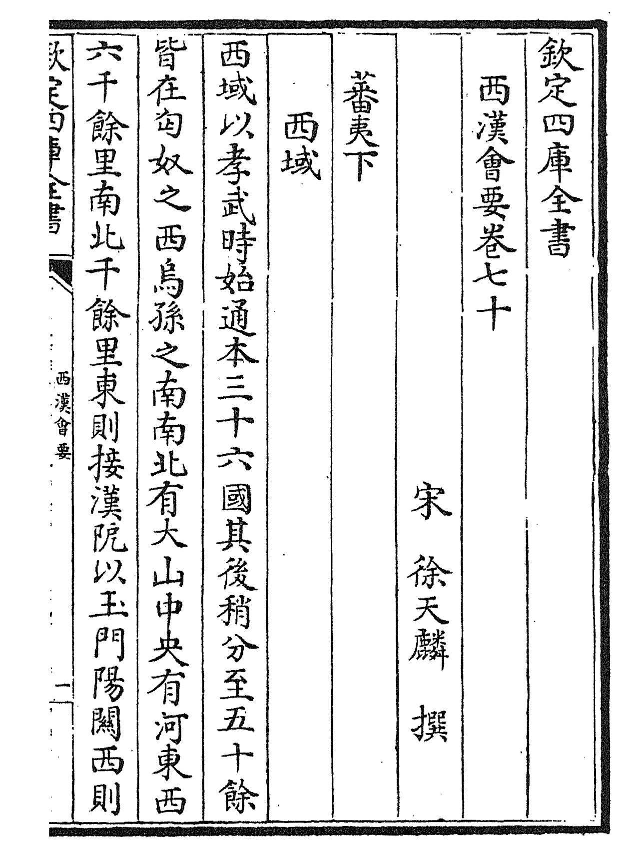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

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

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

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西漢會要卷六十九



西漢會要卷七十

宋 徐天麟 撰

蕃夷下

西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

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

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

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尉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

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婼羌國　鄯善國　且末國

小宛國　精絶國　戎盧國

扜彌國　渠勒國　于闐國

皮山國　烏秅國　西夜國

蒲犂國　依耐國　無雷國

難兜國　罽賓國　烏弋山離國

安息國　大月氏國　康居國

奄蔡國　大宛國　桃槐國

休循國　捐毒國　莎車國

疏勒國　尉頭國　烏孫國

姑墨國　溫宿國　龜茲國

烏壘國　渠犂城　尉犂國

危須國　焉耆國　烏貪訾離國

卑陸國　卑陸後國　都立師國

單桓國　蒲類國　蒲類後國

西且彌國　東且彌國　刼國

狐胡國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國　車師後城長國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刼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

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絶勿通時漢軍正任文

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

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柰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

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

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絶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殺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

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絶域不録於其使者於縣度絶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絶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

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
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
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
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
贍國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
之間乞匃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
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

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埶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獘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
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

去王都數千里行北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説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已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是時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

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

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
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絶勿復使以章漢家不
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
人馬驢槖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絶遠之
國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絶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為武
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
漢絶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

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

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始張騫言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武帝令騫齎金幣往騫既致賜諭指昆莫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年老

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江都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以國與季父大禄子翁歸靡復尚楚主解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惟天子幸救之漢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發大兵侵擊烏孫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

道並出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令得復尚漢公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天子召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後翁歸靡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宣帝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自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

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有壯健有累重敢
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積築列亭連城
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
邊嚴勑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
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
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
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

里洒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洒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

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
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
大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
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
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
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

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

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

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蓄馬方畧補邊狀與計

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

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彌

杅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

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杅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

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

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

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

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别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

奴怒名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車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

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畧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

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

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
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
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
旁胡騎引去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
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
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
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絶

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遣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巳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名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服紫陬謂

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内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

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絕㝡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禄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户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録總領也

西漢會要卷七十